



乡村书写的意义与策略

——评长篇小说《匠者》

●张富

其持才自傲与坚守声誉的匠人精神;而田老太的“水晶玉粉”技艺传承与助人乐的品性,也通过其压粉过程的细致动作与邻里间的互动场景得以呈现。这种外聚焦视角的运用,避免了单一主人公对叙事资源的垄断,使每位匠人的性格与技艺都能得到充分展现,最终构建出“人人都是重点”的群像叙事效果。

《匠者》还存在视角的流动与转换,实现了叙事信息的丰富性与层次感。当叙述场景在不同匠人之间切换时,视角也随之在不同人物身上短暂停留,形成类似“多重视角叠加”的效果。在描写七鼓匠与三画匠的斗艺场景时,叙述者先以外部视角展现两人的相互轻视与暗中较劲,随后将视角短暂转向七鼓匠,通过其“自修习艺”的经历与“撒开猪八戒腾云步追赶”的动作,展现其痴迷执着的性格。再转向三画匠,通过其“怂恿七鼓匠报复”的行为,揭示其机巧善妒的一面。视角的流动转换,使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事件,获得更为全面的信息,同时也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这种视角策略既保持了叙事的客观性,又避免了外聚焦的信息单一,实现了客观性与丰富性的平衡。

叙述者主体介入是通过外聚焦视角下的细节选择与评价性语言得以实现,完成了情感态度的表露。尽管外聚焦视角强调客观性,但叙述者可以通过对细节的选择性呈现与隐含评价的语言,巧妙融入自身的价值判断。在描写匠人们的技艺时,叙述者往往聚焦于细节的精髓刻画,如马裱匠“裱仰层”时“全身颇有劳动的韵律和美感”的动作细节,霍铁匠“打制铁具时精准有力”的技艺展现,这些细节选择暗含了对匠人精湛技艺的赞美之情。同时,叙述者还会在客观叙述中插入少量评价性语句,如“乌兰察布人,你怎么这样憨厚、靠实!”直接抒发对乡村匠人美好品性的赞叹。这种“客观叙述”加“隐性评价”的视角策略,既保证了匠人群像的真实性,又实现了叙述者情感与价值观念的有效传递,形成了叙事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有机统一。

叙事时间的弹性建构

热奈特认为,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差异(时距、顺序、频率)构成了叙事的时间性核心,作者可通过对时间关系的调控,实现叙事节奏的把握与叙事效果的强化。《匠者》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构建了以顺时叙事为主轴,兼具时距调控与时空交错的弹性时间结构,既保证了乡村生活的自然流畅感,又实现了叙事节奏的张弛有度与历史纵深的有效拓展。

《匠者》的叙事以杏村的生活时序为基本脉络,从匠人们的日常劳作、邻里交往到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均遵循“过去——现在”的自然时间顺序展开。顺时叙事主轴,契合了乡村日常生活的线性流转特质。这种顺时叙事使得小说的叙事节奏与乡村生活的节奏保持一致,呈现出“热气腾腾的生活质感”。如小说从三画匠与七鼓匠的斗艺开始,随后依次展开马裱匠裱仰层、田老太压粉、

老牛炒莜麦等场景,每个场景均以事件的自然发生顺序为叙述逻辑,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杏村的日常生活之中,感受其质朴而鲜活的生活气息。顺时叙事使得时代变迁的轨迹清晰明了,从集体化时期的匠人协作到改革开放后匠业的式微,从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到现代文明的冲击,顺时的时间线索将这些时代变化自然融入匠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同频共振。

热奈特将时距分为省略、概略、场景、减缓与停顿五种类型,不同时距类型的运用,能够实现叙事速度的快慢变化。《匠者》在顺时叙事的基础上,通过时距的调控,对不同内容进行差异化处理。对于匠人技艺的核心场景,采用场景与减缓的时距类型,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对于过渡性的生活场景,则采用概略或省略的时距类型,简要带过。如在描写大鼓匠的绝唱表演时,叙述者采用减缓的时距,详细刻画其“双腮鼓起,二目凸出”的神态,“回肠荡气,跌宕起伏”的旋律效果,以及观众“一会儿被带上高山,一会儿被引入低谷”的感受,将表演场景渲染得极富感染力。而在叙述匠人之间的日常交往时,则多采用概略的时距,“杏村匠人们之间暗中较劲又相互协作,构建起热气腾腾的生活新样貌”,简要概括其关系状态,避免了叙事的拖沓。这种时距调控策略,使得小说在重点突出匠人技艺与精神内核的同时,保持了叙事的流畅性。时距的灵活调控赋予了叙事节奏张弛有度的艺术效果。

时空交错的叙事安排拓展了叙事的历史纵深。《匠者》在顺时叙事的主轴中,巧妙插入倒叙与插叙,将不同时期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使叙事具有了层次感。小说结尾处大鼓匠在上海建立民俗博物院,将杏村匠人的工具与生活场景“原貌还原”,形成了“杏村——上海”“过去——现在”的时空对话,既呼应了大鼓匠作为上海籍落难戏曲演员的身份背景,又通过时空的跨越,凸显了传统匠人文化的传承价值。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安排,打破了线性时间的单一性的局限,使得个人命运、乡村历史与时代变迁形成多维呼应,拓展了文本的叙事纵深与思想内涵。

叙事结构的散点铺展

叙事结构作为“叙事元素的组织方式”,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整体形态与表达效果。《匠者》突破了“单一线索贯穿始终”的叙事结构,采用类似中国散点透视的“散点铺展”结构,以“糖葫芦式”的人物串联方式,将众多匠人的故事有机整合,最终构建出一幅北方乡村的文化图景。这种结构既契合了群像叙事的题材需求,又实现了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链接传递。

“糖葫芦式”的人物串联,构成了散点结构的核心理念。所谓“糖葫芦式”结构,即没有固定的核心情节线索,而是以一个核心场景(杏村)为“竹签”,将不同人物的故事作为“山楂”逐一串联起来。《匠者》中,杏村的日常生活场景(如集市、农户、田间地头)成为连接各个匠人故事的纽带,一个人物的故事结束后,通过邻里交往、技艺协作等自然过渡,引出

下一位匠人的故事。如小说从三画匠与七鼓匠的斗艺开始,由七鼓匠的自修习艺引出大鼓匠。通过大鼓匠与其他匠人的交往,又带出马裱匠、铁匠等人物。而田老太的压粉技艺,则通过邻里间的互动场景自然展开。这种串联方式使得每个匠人的故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

散点铺展的结构还实现了地域文化的全景式呈现。叙事结构的散点性使小说突破单一情节的局限,将杏村的风土人情、民俗活动、饮食文化等地域元素全面融入叙事之中。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叙述者同步呈现了乌兰察布高原的独特地域风貌:饮食上,详细描写了筱面鱼鱼、囤囤、窝窝、压糕等特色食物的制作过程与食用场景;民俗上,刻画了“压糕”“贺新房”等地方仪式,展现了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物产上,提及“小麦金黄,莜麦银亮,黍子铜红”的农作物特色,凸显了地域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小说还将二人台的呱呱、酸曲儿等地方戏曲融入叙事,如二鼓匠的自拉自唱,既丰富了叙事形式,又传递了地域文化的核心内涵。这种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散点结构的叙事策略,使得《匠者》不仅是一部匠人群像小说,更成为一幅北方乡村的文化全景图,实现了文学叙事与文化遗产的有机统一。

从主题表达来看,散点结构还实现了个人命运、乡村变迁与时代精神的多维呼应。小说中,每个匠人的故事都蕴含着个人对技艺的坚守、对生活的热爱,而众多匠人故事的集合,则展现了乡村社会的整体风貌。如八木匠将工具捐给大鼓匠时说:“这些东西是我的衣食父母,也是我的亲生儿女……”只希望它们跌落个好地方儿,既表达了个人对匠业的深情,又暗含了对传统匠业衰落的无奈,而大鼓匠建立民俗博物院的行为,则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传承意识。这种通过散点结构实现的多维呼应,使得小说的主题表达更加丰富深刻,既赞美了匠人的精湛技艺与美好品性,又思考了时代变迁中传统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叙事语言的双声交织

叙事语言作为叙事的物质载体,不仅承担着讲述故事的功能,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巴赫金认为,小说语言具有“杂语性”特征,不同类型的语言在文本中相互交织、对话,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

《匠者》的叙事语言呈现出方言土语与文人雅语交织、口语化叙述与书面化表达并存的特征,这种语言策略既强化了地域文化的真实性,又提升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匠者》的人物对话与部分叙述语言大量融入乌兰察布地方方言。例如将“扔”说成“撵”,“蹲着”说成“圪蹴”,用“痴恍恍”“黑愤愤”形容人的神态,用“内深踏浅”“绝气马爬”表现人物的动作状态。

《匠者》的叙述策略既契合了北方乡村文化书写与匠人群像塑造的题材需求,又实现了叙事学理论与本土文学实践的有机融合。其外聚焦视角的运用与散点结构的构建,为当代乡土文学的群像叙事提供了新的范式。

当“骑手”的意象与文学创作相遇,便注定了《草原十二骑手》这部作品集的独特气质——它既是对内蒙古文化精神的赓续,也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文学突围。这部收录了海勒根那、赵卡等12位内蒙古中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力作的文集,以47万字的重要篇幅,勾勒出内蒙古大地的文学图景,更诠释着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复兴与繁荣的崭新气象。

“草原十二骑手”的命名,绝非简单的修辞策略,而是深植于内蒙古雄浑广袤的文化土壤的精神锚点。骑手纵马扬鞭、踏冰卧雪的豪迈,与作家们扎根内蒙古、笔耕不辍的坚守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这种呼应,让这部作品集从诞生之初就自带鲜明的地域文化基因,却又不止于地域书写的桎梏。入选的12位作家,涵盖70后、80后、90后、00后四个代际,不同年龄层的创作视角与叙事风格交织碰撞,让内蒙古的文学表达有了更丰富的维度。

70后作家的笔触,带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叩问,为整部文集奠定了厚重的基调。海勒根那的《请喝一杯哈图布其的酒》与《巴桑的大海》,以草原的人情风物为底色,在酒盏与大海的意象里,藏着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向往。哈图布其的酒,是草原人待客的挚热,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巴桑心中的大海,是身处草原却心怀远方的浪漫,也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精神突围;赵卡的《你会游泳吗》《杀鱼简史》则跳出了草原的空间限定,以冷峻的笔触剖开人性的褶皱,在荒诞与现实交织中,展现出更为开阔的叙事视野;拖雷的《厄尔尼诺》与《叛徒》,将自然现象与人性抉择并置,用充满张力的故事,探讨着环境变迁与个体命运的关联,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切关怀。

80后作家的创作,更侧重于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探寻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娜仁高娃的《门》与《裸露的山体》,以细腻的笔触描摹着草原女性的内心世界。“门”是空间的界限,也是心灵的壁垒,既隔开了传统游牧生活与现代文明,也困住了女性对自由的渴望;“裸露的山体”则像是被揭开的伤疤,隐喻着草原生态与人文环境的变迁,引发读者对发展与守护的思考;肖睿的《筋疲力尽》以直白的叙事,展现现代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疲惫与挣扎,让文学书写,有了更普遍的现实关照;阿尼苏的《铁布鲁》(阿扎的江湖)与陈萨日娜的《一朵芍药一片海》《云中的呼吸》,则在民族文化的底色上,编织出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铁布鲁的坚韧、阿扎的江湖气、芍药与大海的浪漫联结、呼吸的神秘悠远,共同勾勒出内蒙古各族儿女的精神图谱,让地域文化的表达既有厚度,又有温度。

90后作家的登场,为这部文集注入了更具先锋性的叙事活力。渡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在大车店里),以灵动跳脱的笔触,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逻辑。“傻子乌尼戈”的消失,像是一个充满隐喻的谜题,在荒诞的故事外壳下,藏着对人性、对群体记忆的叩问;大车店里的众生相,则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充满了烟火气与戏剧性;苏热的《金骆驼》(黄塘记),将目光投向乡土社会,在金骆驼的象征意义与黄塘的变迁故事里,书写着时代浪潮下乡村的坚守与蜕变。90后作家的创作,有了几分沉重,多了几分实验性,他们以更轻盈的姿态,探索着地域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00后作家的加入,是这部作品集的一大亮点,也预示着内蒙古文学的新生力量正在崛起。田逸凡的《珍贵的你们》(乃玉的暗色滩地),以青涩却真挚的笔触,描摹着青春的悸动与成长的迷茫。故事里的少年心事,与草原的辽阔背景相融,让成长的烦恼多了几分诗意;艾嘉辰的《腹鸣》(新年快乐)与晓角的《清冷之人》(淡绿色的马),则展现出00后作家独特的叙事视角。他们不刻意强调地域符号,而是将个体的感受置于中心,用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灵动的意象建构,让文学表达更具个性化与现代性。淡绿色的马、清冷的人物,这些充满诗意的意象,为内蒙古文学的传统书写,增添了一抹清新的色彩。

从70后的深沉厚重,到00后的灵动新锐,《草原十二骑手》构建了一条清晰的代际文学脉络。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年龄的文学接力,更是一次由“边缘”向“中心”的文学远征。长久以来,地域文学往往被贴上“小众”的标签,被置于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但这部作品集却以多样化的叙事探索证明,地域文学从来不是狭隘的“地方书写”,而是植根于本土文化,却能触达人类共通情感的文学表达。

《草原十二骑手》的作者既是传统的守护者,也是未来的探索者。他们扎根内蒙古大地,书写着内蒙古的历史与现实,变迁与坚守;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化的语境,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的发展浪潮相融合,让地域文学有了更广阔的气象。他们以笔为缰,在文学的原野上纵马驰骋,既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又探索着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

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在序言中称,这部作品集“体现了在新时代的引领和推动下,内蒙古文学开始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崭新气象”。《草原十二骑手》的出版,不仅是对内蒙古中青年作家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为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优秀范本。它让人们看到,当文学扎根于厚重的文化土壤,当不同代际的创作者携手同行,地域文学便能突破边界的限制,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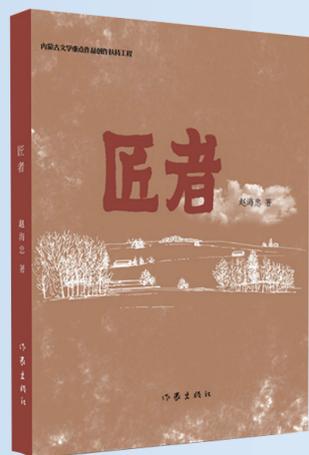
《草原十二骑手》的蹄声,沉浑而清响,它踏碎了那种将边地文学视为单一、静止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一个层次丰富、动态发展的文学共同体。他们以集体的形式证明,在全球化与同质化浪潮汹涌的今天,那些深植于本土经验、具有文化自觉的写作,恰恰可能为疲惫的文学现场提供最稀缺的原动力与精神厚度。他们的实践启示人们,真正的文学力量,往往孕育于特定的水土,却注定要回应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命题。

这十二位“骑手”,与其说是在回归草原,不如说是在以草原赋予他们的独特禀赋与视角,出发去勘探更广阔的人类精神世界。他们的集结号,不仅是对内蒙古文学的一次重要盘点与推动,也许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一次微妙而有力的启迪。当他们的文字被集结、出版、阅读和讨论,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与活力的文学坐标,正在被悄然建立起来。蹄声所至,皆是通途。

内蒙古高原的风,吹拂着草原与戈壁;文学的骑手,在笔墨的疆域里策马奔腾。《草原十二骑手》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它预示着内蒙古文学的未来,必将有更壮丽的风景。

《草原十二骑手》的文学远征

●马小江



在乡土文学创作中,赵海忠的《匠者》以其独特的选材与巧妙的叙述表达成为塞上的一朵亮眼新葩。

《匠者》以乌兰察布高原杏村为叙事载体,聚焦乌兰察布东北部乡村社会中的一个“精英”群体——“匠者”,细致描摹了铁匠、木匠、皮匠、泥匠、瓦匠、石匠、篾匠、画匠、糊裱匠等十余种匠人的技艺传承、日常劳作与命运沉浮,以及牵涉覆盖的乡村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物质生产、民俗礼仪、精神审美,构成了乡村独特的文化肌理,描绘出一幅北方乡村生活的文化图景,铺展了北方乡村传统文化的丰富样貌。

作为一部承载地域文化记忆与匠人精神的文学文本,《匠者》题材的独特性无疑是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其巧妙的叙述策略契合了地域文化书写与群像叙事的题材需求。

叙事视角的多元协同

叙事视角作为“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信息的传递方式与读者的接受效果。热奈特将叙事视角(聚焦)分为零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不同聚焦方式的选择与组合,构成了文本独特的叙事张力。《匠者》采用以外聚焦为主导,兼具视角流动与叙述者主体介入的多元协同视角策略,既实现了匠人群像的全景式呈现,又完成了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的巧妙传递。

外聚焦视角的主导运用为匠人群像的平等呈现提供了叙事基础。外聚焦视角,主要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与环境细节展现故事进程,这种“客观旁观”姿态使小说中的各类匠人摆脱主次之分,获得平等的叙事权重。《匠者》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主人公,而是以杏村的日常生活场景为纽带,将三画匠、七鼓匠、大鼓匠、马裱匠、田老太等十余位匠人的故事逐一铺展。在对每位匠人的叙述中,叙述者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聚焦其技艺实践与日常交往。描写三画匠时,通过其“用颜料祸害鼓匠班子乐器”的报复行为,展现其“聪明机巧”的性格特质;刻画大鼓匠时,则以“拔掉嗓子、脱掉上衣”的绝唱表演,凸显



擦亮乡土文化的品牌

喜读《印象内蒙古》

●李悦



两位内蒙古作家王利清、康嘉乐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共同编著了《印象内蒙古》。他们在书中展示了对内蒙古各盟市的美好印象,开启了长期属于他们自己对本土的发现、感受和体验。这些家乡印象都是以文化为主要内容,它们是红色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生态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相互融汇、相互包容、相互滋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逐步凝聚成为内蒙古的乡土文化。

作者通过对内蒙古各地区的文化进行全面描绘,概括出内蒙古乡土文化的连续性、传承性、创新性、时代性、认同性、包容性、多样性等特点,对于擦亮乡土文化品牌、推动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设、增进文化认同,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为了突出主题,作者确定了作品的审美结构。作者把全书分为六篇,

篇与篇之间有跳跃的节奏,又有连续性,每一篇分若干小节,篇章的题目都凝练成古诗般的短句,给读者以审美享受。独具匠心的审美结构增加

了这部文化散文的文学性。作者选择的形式把繁多的素材审美地组织在一起,在一个成功的艺术作品中,材料完全被同化到形式之中,所谓的

“世界”也就成了“语言”。

作者的语言也和结构十分般配,优美、自然、流畅,饱含着诗意。

在这种美好的结构和语言叙述中,乡土文化表现在内蒙古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个历史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一个个朝代传奇,都如同小船一样,在读者眼前闪过,让读者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希望的:“愿本书成为一把钥匙,开启你心中的乡土之门,领略内蒙古的美丽与灵魂,让更多的人爱上这片土地,在探索中收获感动,在感动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心灵得以栖息,让梦想自由飞翔。”

这本文化散文是两位作者头一本出版的著作,刚露头角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喜可贺!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文化 and 文学功底都很深厚,有很大潜力可挖。希望作者能够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顺应时代发展,融多元为一体,汇古今为一脉,继续奋力书写乡土文化方面的著作,让根植在内蒙古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代火起来,为提升家乡内蒙古的美好形象给予强有力的支撑,为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内蒙古力量,展现内蒙古担当!

(据《内蒙古日报》)